

徐呂子劉揚潘崔章列傳第八十五

唐書一百六十

宋

祁奉

教撰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擢明經有文辭張說稱其才繇魯山主簿薦為隰州刺史  
 理見喜雨五色鶴賦曰後來之英也進監祭御史裏行辟幽州張守珪  
 幕府歷河陽令治有績東都留守王倕表署其府民有妄作符命者眾不為  
 疑浩獨按象詁狀果詐為之遷累都官郎中為嶺南選補使又領東都選  
 宗立繇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名山浩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  
 精帝喜之又參太上皇誥冊籠絕一時授兼尚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  
 獄必刑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重作威福許有司就宰相府斷事尚  
 書以下未省即署垂慎郵意請如故便詔可故詳斷復自此始進國子祭酒  
 為李輔國請貶廬州長史代宗復以中書舍人召遷工部侍郎會執縣公出  
 為嶺南節度使召拜吏部侍郎與薛平分典選浩有妾弟冒優託之邑擬長  
 安府御史大夫李栖筠劾之帝怒黜邑歙州刺史浩明州別駕德宗初召授  
 彭王府進郡公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謚曰定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  
 益工善書四十二幅昇八體皆備妙隸尤上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  
 泉云晚節治廣及領選頗嗜財惑於所發卒以敗



溫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終浙東節度使曾第進士從浙西觀察使李油為  
支使遷殿中侍御史大曆末油為元陵副使渭為判官涵繇御史大夫推大  
子少傳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宰相崔祐甫善其言擢司門員外郎御史共  
劾渭昔涵再任少卿不以嫌今謂少傳為慢官疑渭為涵游說乃貶渭歙州司  
馬貞元中累遷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築茂  
人以為瑞柳渭命員士賦之帝聞不以為善又與裴延齡為姻家擢其子揀上  
第會入閣遺私謁之書字廷出為潭州刺史卒贈陝州大都督四子溫恭儉讓  
。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贄治春秋梁肅為文章貞元末擢進士第與  
韋執誼厚因善王叔文再遷為左拾遺以待御史副張薦使吐蕃會順宗立  
薦為卒於虜虜以中國有喪留溫不遣時叔文秉權與游者皆貴顯溫在絕域  
不得遷常自悲元和元年乃還而柳宗元等皆坐叔文貶溫獨免進戶部員  
外郎溫藻翰精富一時流輩推尚性險躁諂詭而好利與竇群羊士諤相  
昭群為御史中丞薦溫知雜事士諤為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之久不報溫等  
怨時吉甫為官侍所抑溫乘其間謀逐之會吉甫病夜召術士宿于第即捕  
士掠訊且奏吉甫陰事憲宗駭異既詰辯皆妄言將悉誅群等吉甫苦救乃  
免於是貶溫均州刺史士諤貶貞州議者不厭再舉為道州父之徙衡州治有

善狀亦生四十恭字恭叔尚氣節喜縱橫孫吳術為山南西道府掌書記  
殿中侍御史終嶺南府判官儉亦為御史護太子右庶子皆美材  
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曾祖詵武后時同州刺史簡舉進士宏辭連中累  
遷倉部員外郎王叔文任戶部簡以不附離見疾不敢顯黜宰相韋執誼為  
徙心曹元和中拜諫議大夫知匭事韓泰韓晔之復刺史吐突承璀為招討  
使簡皆固爭詎延英言不可狀以悻切出為常州刺史州有古瀆久淤簡  
治道守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召為給事中代李遜為浙東觀察使抑  
士族右編人至橫恣不檢及簡一反之典眾估兼受其敝時謂兩失之以工部  
侍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累由後即行李脩觀察浙而始請留故使交政  
及簡選非道堂牒選之如例乃聽解進戶部加御史中丞戶部有二員判使  
按者居別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委華重宰相多由此進崔群既相而簡  
代之故簡意且柄任及出山南東道節度使內不樂政頗嚴時有詔旨臨  
漢監以牧馬命簡兼使職簡以親吏陸翰主奏邸關通關侍翰持之數傲很  
簡怒遂還以士事嚴絕之家上變發簡效贓御史劾驗得遺吐突承璀貳七百  
萬左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司馬以赦令進睦州刺史復徙常州  
仍太子賓客分司空閒尤工詩聞江淮間尚節義與之交者雖歿視卹其孤不



少表晚路殊躁急使弟過其為時所誦常與劉伯芻歸數其書願使譯少枕其首。  
劉伯芻字素芝兵部侍郎廼之子行脩謹淮南杜佑奏署節度府判官府能  
召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數過友家飲噉為常執誼陰劾貶虜河參軍久  
乃除考功員外郎裴均行之善擢系給事中李吉甫當國而均卒不加贈伯  
芻為申理乃贈太子少傅或言其妻均從母也吉甫欲按之求補虢州刺史  
稍遷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伯芻風度高嚴善談確而動  
與時適論者少之子見夫貧賤為監祭御史奏言以王府官攝祠位輕非  
嚴恭意請以尚書省東宮三品若左右丞侍郎通攝俄轉左補闕陳帖注浮  
屠書員因供奉僧以聞除濠州刺史又見夫劾狀劾宗怒謂宰相曰帖不繇僧得  
州諫臣安受此言見夫曰眾劾帖獨臣草狀應伏誅推言所從怒累國體帝  
謹其言釋之子元章字蘊中咸通中為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  
師衣青衫介幘以還古制改國子祭酒又建言群臣輸光與子錢序宰相  
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萬詔可後為東都留守黃巢至分司李璣挈尚書印  
走河陽元章守治河清巢僭號輒受偽官文書盡用金統遣取印璣所璣不  
與更悔愧移檄近鎮起兵并賊璣持印還之後廢于家

楊馮字虛受字嗣仁號州弘農人少孤其母訓道有方長善文辭與弟疑凌

皆有名大厯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馮重交游尚氣節然詰理刑所訟益  
容李鄭相友善一時歆慕號楊檀許李麻第節度府召為監察御史不樂輒所去  
累遷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性簡傲接下脫略人多怨之在二鎮尤侈快  
入拜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因劾馮江西姦賊及亡不法詔刑部  
尚書李鄴大理卿趙昌即臺參訊于時馮治第永寧里功役繁煥又幽妓妾於  
永樂別舍誘議頗謹故夷簡藉之痛擿發欲抵以死既置罪未行狀即逮捕故  
官屬劄推囁簿憑家貴翰林學士李絳奏言馮所坐贓不當同誅之法乃止思宗  
以馮治京兆有績但貶歸省討始德宗時假借方鎮習為濫職中宗時  
馮時以為宜而緣始然謂者亦不與我徙杭州長史以今為之  
有字太且弟進士賢良方止擢樞密尉馮得罪姻及禪宗相從皆不  
田以戲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時曰方在衣時臨賀知  
我今在衣時亦有如公異時為我邪諧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稱之胡李夫  
節度使為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由夷簡曰君不召楊馮其肯負  
國乎後歷中書舍人彊直守正不沈浮於時嗜酒喪明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疑守禮以協律郎遷侍御史為司封員外郎坐牧孳孳封邑為權世所忌  
從吏部稍遷右司郎中宣武董重表為判官亳州刺史歆晉以類行州事增墾田







大顯諫官元略力劾而遷有助力元略自解辨乃止京兆劉栖楚又劾元略  
前造東渭橋縱更增估物不償直取七徒贓二萬緡詔奪身月俸於是栖楚  
但位疑元略妨已路故舉疑似蟻染之大和三年以中書判度支出為東  
都留守改義成節度使卒贈尚書左僕射子鉉

鉉字台碩擢進士第從李石荆南為質佐入拜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遷中書  
舍人學士承旨武宗好蹴鞠角抵戲物詠帝宴納之會昌三年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鉉入朝凡三歲至宰相而石猶在江陵澤潞平兼戶部尚書  
與李德裕不叶能為陝魏觀察使宣宗初擢河中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公用會  
昌故官輔政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鉉所善者鄭元場初復  
段璋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交手可執欲得會通原忽壞蒙帝聞  
之題於衣是時魯為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相而不許用為河南尹它日帝語鉉  
曰卿去太事由卿不鉉惶懼謝罪之出為淮南節度使帝餞太液亭賜詩寵  
之時宣宗遣使亂逐觀察使鄭元場密出兵討擊詔兼宣歙池觀察使既平加檢校  
司空罷罷使居九年條教一下無復改民以順賴感初徙山南東道荆南二  
鎮封魏國公龍勳叛自柱管其還所過州縣皆請大募兵屯江湘邀賊歸賊  
懼遂踰嶺首進而北朝廷壯其忠交官下子以字內其舅為書舍人官休例

逐于琮沈亦貶蒲州司戶參軍僖宗立召為永州刺史復拜舍人進禮部  
二侍郎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自告尉大霧塞廷中百  
僚就班脩慶天風雨雹時謂不祥俄改中書侍郎戶部尚書時王景崇進  
中書令讓其兄景儼求易其節度以請魏博盧龍自相授執不可虜攜軍政而  
黃巢勢熾盛竄奔建武道多為攜沮賊陷京師匿張直方第與害元略弟元  
受元式元儒皆舉進士第元受以高陵尉直史館元和時于臬為河北行營  
糧料使元受從之督饋餉竟得罪元受遂死嶺表

元式始署帥府僚佐累官湖南觀察使會昌中遷殿中侍御史兼  
節度使宣宗初以刑部尚書判度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戶  
部尚書以疾罷卒贈司空諡曰壯大中時又有宰相崔龜從子玄告初舉進士  
復以賢良方正拔萃中其科拜右拾遺大和初遷太常博士最明禮家公筆  
問不虛翻 後宗廟至祝辭皇帝不可去第九宮皆列星不容為大祠大臣  
薨不虛翻 後宗廟至祝辭皇帝不可去第九宮皆列星不容為大祠大臣  
知禮制之文太其身夕罷警嚴張公謹立哭不避辰日故閔悼之切不且過時又  
言三以去其經任將相密近不且輟朝詔皆可其議九宮遂為中祠再遷  
至司勳郎中知制誥真拜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再歲罷為宣武軍節度使數使鎮卒

韋綬字子章京兆萬年有至性然好不經喪父號臂血寫浮圖書津中才為  
長安尉朱此亂羸服走奉天拜華陰令佐襄陽于頓府數譏諷刺頓懷忿頓不  
能容薦諸朝遷職方郎中穆宗為太子綬入侍讀遷諫議大夫太子書依字  
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耶綬曰帝喜即賜綬錦綵方太子幼  
綬數為俚言以悅太子它日侍太子為帝道之帝怒曰綬尚以經義輔導太子  
而反語此朕何賴焉外遷虔州刺史穆宗立召為尚書右丞集賢院學士出入  
禁中怙寵甚建白帝誕日百官先詣光順門賀皇太后然後上皇帝千萬歲壽  
詔可久之宰相奏古無生日稱賀者繼議格時大臣論啟或末決綬居中助可  
否九月九日宴群臣曲江綬請集賢與士得別會帝順聽進位禮部尚書帝  
問所以振災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祕祝赦有司祭  
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德書美則父如失德以却災禍神以可助神而有  
知且因以謹也時帝不德故託諷焉俄以檢校兵部尚書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入辭請門戟十一以行又賜錢二百萬官子元弼太常丞帝以員外郎之綬  
而貪不能事軍政綱維亂離之禍尚書僕射常遣中人弔其家有司請州賦  
故吏以為言改謬醜不報罷 ○列傳第八十五

張趙李鄭徐王馮庾列傳第六十六

唐書二百六十一

宋祁奉

敕撰

張薦字孝舉涇州陸渾人祖鸞字文成早惠絕倫為兒時夢紫衣大鳥五  
成文其廷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也若壯殆以文章瑞  
朝廷乎遂命以名調露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鸞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  
雙授岐王府參軍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遷鴻臚丞四參選判  
銓府最負外郎負半千數為公卿稱鸞文辭備書鋪錢萬選南中時號為  
青錢學士證聖中太官侍郎劉奇以鸞及白馬鏗為御史性躁下僕  
罕為正人所遇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鸞多口語詆時政  
嶺南州部尚書李日知訟并大重得內徙鸞屬文筆輒成浮艷不理致其  
論著率諷刺蘊猥然大行時晚進莫不傳記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  
問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為也新羅日本使  
至必出金寶購其終司員外郎薦敏銳有文辭能為周官左氏春秋初  
為顏真卿所薦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才任史官詔授左司禦率府  
兵曹以母老辭不就除禮部侍郎于邵以聞召充史館脩撰兼陽  
尉真卿為李希烈所拘遣兄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內客省不得出薦



疏曰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約於家  
於許下捐軀杖義威詎群兇遂令制者向慮忠勇者律情周而後於外  
韋清同應於內希烈登黃帝道奔固舊泉蓋真卿義風所激也其刺逮事四  
朝為國元老忠貞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  
軀鉤戟之下呼嗟憤懣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  
幼子目不絕泣求責希烈之希烈妻祖母鄭及妻妹封並逮捕京師此又  
留之無益請賞培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旨希烈知真卿人望不  
敢加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未遣且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怪還一使哉臣又聞  
真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僮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頴等奏書具布  
一見望許休辭告以安否疏奏盧杞持之不報朱此反詭姓名伏匿城中著  
史道先生傳京師平擢左拾遺詔復用杞為刺史薦與陳京趙需等論杞  
惡傾覆不當用入對挺確德宗納之身元元年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殫  
用薦為太常博士參綴與儀略如舊章刑部尚書關播持節送咸安公主于  
回紇以薦為判官還遷工部員外郎久之擢諫議大夫復為史館修撰力  
延齡用事中傷俊良建昌無不當意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因言帝曰

諫議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二者不可兼薦改祕書少監延齡必欲  
以罪斥廢之會遣使冊回鶻毗伽懷信可汗使為至回鶻還為監吐蕃  
死推薦工部侍郎為弔祭使薦占對詳辯三使絕域始兼侍御文中丞後大  
夫以亦嶺被病卒年六十一吐蕃傳其柩以歸順宗立問至贈禮部尚書諡  
曰忠薦自拾遺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館修撰初身元時京師旱帝遊正  
殿城膳薦白限日以應古制及定昭德皇太后廟樂遷獻熱祖定太儀位號  
大臣射廟鼓吹法莫不參裁諸儒謂博而詳所著書皆餘篇補文新別有傳  
孫讀字聖用幼穎解大中時第進士鄭薰辟置宣州幕府累遷禮部侍郎  
中和初為吏部選牒精允調者焉留二年詔可榜其事曹門後兼弘文館學  
士判院事卒

趙洵冀州人幼有文天寶時第進士補郾城尉稍麻臺者河南王紹引署副  
元帥府判官德宗初為衢州刺史始永泰時禁中火近東宮代宗疑之洵以  
監察御史為巡使驗治明諱迹火所采乃官人直舍帝在東宮頗德之及治  
衢不為觀察後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  
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聞不信也命  
典吏部選從符梁興元元年卒贈戶部尚書博宣亦擢進士第藻翰蒙邁



沈於酒傲忽少檢陳許曲環辟署於府久不能堪乃誣受吳少誠金為反間  
數言休咎惑眾有詔杖四十流康州時人寃之

李紆字仲舒始仕為校書郎大曆初李季卿薦為左補闕遷累中書舍人德

宗居奉天繇禮部侍郎選為同州刺史帝以梁紆委城趨行在擢兵部侍郎

高邑伯建言身武成王廟不且與又宣王等制從之紆性樂易善接後進其

自奉養頗華裕不為齟齬崖檢官雖貴而游縱自如奉詔為興元紀功述及

它郊廟樂章論議甚多進吏部侍郎年六十二卒贈禮部尚書

鄭雲遠系本滎陽父即為郾城尉州刺史移職民之暴虐暑遮道留即誅殺

六千人採訪使奇之言狀擢北河尉安祿山反縣民孫俊歐市人以應即率

眾擊殺之改登州司馬李光弼表為武盛府判官遷沂州刺史諭降賊李浩

五千人終除州刺史雲遠為人誕譎敢言已登進士第去客燕朔朱泚善之

表為堂書記妻以泚女泚判朝使雲遠先入表同府蔡廷玉潛于此奏貶為

平州參軍泚代此將復辟雲遠為判官廷玉與要藉官朱體微它日與泚從

容言泚非長者不可付以兵雲遠數漏其語以怒泚泚論廷玉等皆得罪

死泚助田悅雲遠諫不從遂棄雲遠歸德宗悅擢諫議大夫帝在梁雲遠依

李晟晟表以禮部侍郎為監司馬時時以遠戎略元和初為京兆尹平弟方

遠悖悍結徒剽劫父欲殺之不克雲遠自幼不能教恐赤白受詔錮死於州

徐僖字處仁海州嘉興人世農家子於學無所不通辯論明銳座人常稱大

麻中劉崇美為校書郎觀察復李拙筠欽其賢累所居為復禮鄉名遠于

擢假節制禮儀使蔣鎮薦為太常博士專掌禮事從德宗出奉天以膳部

外郎兼博士貞元初為太子諸王侍讀遷給事中史館脩撰帝以誕日册

詔佛老者大論慶德殿并召岳及趙需許與容章宗宗講說始三家君亦

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悅登于有差西宮恩遇無比性篤慎至官殿中語

嘗近之不談人短宗族孤孺者皆為婚嫁然各晉自持家信鑄世所譏以

贈禮部尚書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少客江南與梁肅楊馮游有文稱貞元中賢良方

正高第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閣帝顧宰相

指曰是豈王仲舒邪俄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員外郎奏議許雅省中伏其

能坐累為通州司馬參軍再徙荆南節度參謀元和初召為吏部員外郎未

幾知制誥移為得非片去無敢過其家仲舒屢有言將直馮憲免貶峽州刺史  
母喪解服除為婺州刺史州疫旱人徙死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就加御史  
服徙蘇州隄松江為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嘗與民為期不擾自辨穆宗三



每言仲舒之文可忠最宜為誥有古風召為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研於其間哉五夏棄外周知俗病利得治之自愧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權酒利多作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償仲舒焚簿書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數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乎為出錢二十萬代之有為佛老法與浮屠者祠屋者皆驅出墳塚手官年六十二贈左散騎常侍謚曰成仲舒尚義駮所為急民廢發真自為科條初若煩密久皆稱其便

馮仇魏州元城人徙貫京兆第五經宏辭調長安尉三遷膳部員外郎為膳王等侍讀李抱真卒仇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仇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仇縣多置僧數犯法仇為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習居七年帝渠羊薦為給事中皇太子諸王侍讀對殿中賜金紫服進兵部侍郎出為同州刺史以散騎常侍召領國子祭酒有疾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

庾敬休字順之鄧州新野人祖光烈與弟光先不受安祿山偽官遁去光烈

終大理少卿光先吏部侍郎父何當朱泚反又與弟倬逃山谷不臣賊官兵部郎中敬休擢進士第又中宏辭辟宣州幕府入拜右補闕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視朝宰相群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則載錄令送吏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幾密有不可露罷之召為翰林學士文宗將立苗王為太子慎選師傅敬休以戶部侍郎兼魯王傅初劾苗王不道歲征茶戶部自遣巡院王之莫賈入入錢京師大和初崔元略奏其不主當歲以四萬緡上度支久之逗留多不至敬休始請置院種歸以度支乃無補沒又言蜀道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以茶鹽關官職田賑貧民詔可得為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敬休美澹多容可不飲酒食肉不近聲色弟簡休亦至工部侍郎



姚獨孤顧章段呂許薛李列傳第八十七

唐書一百六十二

宋 祁 奉

敕 撰

姚南仲華州下邳人乾元初擢制科授太子校書遷累右補闕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近城為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自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興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視歿而復生雖宮以待之可也如令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臣夫向隅滿堂不樂况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謚后以哀歎而終以葬近臣竊謂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曰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推陛下孰計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言坐善宰相常袞出為海鹽令折節觀察使韓滉表為推官擢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召還四遷為御史中丞改給事中陝虢觀察使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撓政不能逞因發南仲於朝德宗惑之俄遣小使程務盈誣表以罪會南仲裨將曹文洽入奏知其語則晨夜追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夜殺務盈投其誣于廁為二書一抵南仲一治南仲寃且自言殺務盈狀乃自殺驛吏以聞帝駭異



南仲不自安固請入朝帝勞曰盈珍燒卿政邪曰不撓臣政臣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懼憚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乃授尚書右僕射貞元十九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保謚曰身初崔位馬少微者俱在南仲幕府盈珍之譖也出位為遂州別駕事川觀察使王叔暹希且奏位殺之復出少微補外使官官護送度江投之水去○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辟江淮都統李峘府掌書記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陛下屬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詔書召裴冕等十有三入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授之精歟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温故知新可憚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耶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下以堯孔子為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

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不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籽軸擁丘者第館直街陌奴婢厭汨肉而貧人贏餓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憤卒暴百揆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生其心顛顛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斃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乃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姓悼心失圖巨實懼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降霜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於莫大焉此下陰怨讟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謹戒以警陛下宜反躬罪己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責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兢兢乾乾以徼福于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為和氣矣又言滅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為愚然許即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且竊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為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政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隄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



靡履之資充疲人負賦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豈持疑於改作遂巡於青費  
使六議有所進而率土之患日其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瘳靡者必  
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刀倍而  
功亦豈易不俟終日之義邪俄改太常博士或言景皇帝不宜為太祖及據  
禮條上謚呂誼盧弈郭知運等無浮美無隱惡得褒貶之正遷禮部員外  
郎歷濠舒二州刺史歲飢旱鄰郡庸亡什四以上舒人獨安以治課加檢校  
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甘露降其廷卒年五十三謚曰憲及喜監拔後進  
加梁肅高岑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為文章明善惡長  
於論議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子朗郁

郎字用晦由處士辟署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元和中擢右拾遺建言宜用觀  
察使須本道鹽鐵罷場監官權吏除百姓之患不聽盜殺武元衡郎請貶京  
北尹誅捕賊吏因勸罷兵忤憲宗意貶興元戶曹參軍以乃拜殿中侍御史  
兼史館脩撰坐與李景儉飲宴使酒慢宰相出為韶州刺史召還再遷諫  
議大夫敬宗初官官毆鄧令崔發雞十下郎請誅首惡以正憲法王播略在  
近還判鹽鐵郎連疏論執遷御史中丞故事選御史皆中丞自請是時崔胤  
鄭居中與宰相力得監察御史郎拒不納胤居中卒改他官侍御史李道祖

醉謁郎劾不度下除司議郎會中王源植貶官郎直其枉書五上不報  
即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去帝遣中人尉諭不許文宗初遷工部郎出為福  
建觀察使創發背卒贈右散騎常侍○柳字古風始生而孤與郎育於伯父紀  
擢進士第最為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元和初舉制科高等拜右拾遺俄兼  
史館脩撰進右補闕吐突承璀討王承宗郁執不可擬議鯁固號稱職擢翰  
林學士德輿輔政以嫌去內職拜考功員外郎仍兼脩撰憲宗歎德輿乃  
有佳壻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  
也俄知制誥德輿去位還為學士九年以疾辭禁近從秘書少監屏居鄭卒  
年四十贈絳州刺史郁有雅名帝遇之厚議者亦謂當宰相共以早世惜之  
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弔客來輒號慟幾絕後舉進  
士仕至尚書丞

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舉進士尤為禮部侍郎薛嵩所器擢上第以拔萃  
補登封主簿邑有寇盜民患之少連命塞陷并獨移文獄神虎不為害御史  
大夫于頔薦為監察御史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授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  
再遷中書舍人閱十年以謹密稱嘗請徙先兆于洛帝重遠去詔遣其子往  
且命中人護歲葬役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鎬



弟酒酣少連挺笏曰段秀實功擊賊臣今吾笏將擊茲臣舊且前元友直  
在坐歡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為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一  
少連以法均之遷吏部尚書封本縣男徙兵部為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  
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鎧仗號良吏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勤  
始少連攜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邃於學善文辭大曆中與弟正卿同舉賢良  
方正皆策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仍歲旱蝗詔以郎官宰  
畿甸授奉天令課第一改長安令轉吏部員外郎中擢給事中出為常  
二州刺史徐州節度使張建封疾甚詔夏卿為徐泗行軍司馬且代之未至  
而建封卒徐軍立其子愔為留後夏卿為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  
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  
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轉京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為  
東都留守辭疾改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獻夏卿性通  
簡好古有遠韻談說多聞晚歲將罷歸其居曰大隱洞與齊映穆贊贊  
弟負友善雖同游終年不見其喜溫撫孤姪恩誦已子為政務通理不其作  
條教所辟士如路隋張賈李景儉等至宰相達官故世稱知人正卿子璿字

茂弘及進士第仁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唯璿往請  
無間也李宗閔惡之德裕罷貶為明州長史會昌末累遷楚州刺史終桂管  
觀察使

段平仲字秉庸本武威人隋民部尚書達六世孫擢進士第杜佑卒復之節  
度淮南連表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磊落有氣節嗜酒敢言是時德宗春秋  
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壅隔群臣畏帝苛察無敢言平仲常曰上聰明神  
武但臣下畏怯自為循默爾使我一日得召見宜大有開納會京師旱詔擇  
御史郎官開倉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被選同得對粗陳振恤事  
帝察其意有所畜以歸在側未言事訖平仲方獨進帝乃并留歸正高問之  
雜以它語平仲錯愕不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蒼黃向幄後歸趨降招  
之乃得去由是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元和初為諫議大夫憲宗使吐突承  
璀討鎮州承疏爭不可及還無功又請斬之再遷尚書右丞朝廷有得失未  
嘗不論奏世推其敢直云終太子左庶子

贊曰若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而逮諸下  
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返是而天下之務繁焉幾矣德宗察察欲折伏臣  
下自為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蒼惶失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



職而上喪其所以為上也故聖王屈已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姿儀瓌秀有吳識始游京師謁故宰相齊映  
嘆曰吾不及識妻郝殆斯人類乎策賢良高第調安邑尉辟長春宮判官李  
懷光亂河中輒解去論惟明節度渭北表佐其府惟明卒王柘曜代之德宗  
敕柘曜留元膺自佐入拜殿中侍御史歷右司員外郎出為蘄州刺史嘗錄  
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  
還期吏白不可荅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群盜感愧悉避  
境去元和中累擢給事中俄為同州刺史既謝帝逮問政事所對詳詣明曰  
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謹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李藩悲泣謝因言陛下及此  
乃宗社無疆之休且等昧死請留元膺給事左右未幾兼皇太子侍讀進御  
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  
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入拜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太府卿王遂交相  
惡乃除孟陽散騎常侍遂鄧州刺史詔辭無所輕重元膺上其詔請明枉直  
以顯聖德注西裴堪按度州刺史李將順受賊不覆訊而貶元膺曰觀察使  
奏部刺史不加覆雖當誅猶不可為天下法請遣御史按問宰相不能  
拜東都留守故事留守賜旗甲至元膺不給或上言用兵討淮西東都近賊

其議沮厥望請比華以壽三州帝不聽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此  
始都有李師道留鄆州兵與山棚謀竊發焉覺元膺禽破之始盜發都人  
震恐守其將元膺坐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靜人賴以安東畿西南  
通鄆州川谷獨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趨得善田號  
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克三長元膺募為山河子弟使備守城詔  
可改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姑息獨元膺秉正自將監軍及中人往來者無  
不嚴憚入拜吏部侍郎正色立朝有台宰望處事裁直人服其有體以疾改  
太子賓客居官始終無訾缺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異等又第明經調校書郎辟武寧張  
封府李納以兵拒增建封遣使諭止前後三輩往皆不聽乃使孟容見納數  
引逆順納即悔謝為罷孟容為濠州刺史德宗知其能召拜禮部員外郎  
公主子求補宗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者孟容對帝其守  
提部中累遷給事中京兆上言好時風電害稼帝遣官覆視不實奪尹以  
下德宗嘗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應罰然陛下遣官者覆視孟容紀宜更擇  
孟容一人參駁乃可不聽浙東觀察使裴肅諫判官齊揔暴斂以厚獻賦天  
子所欲肅肅卒帝擢揔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為衢州刺史衢大州也



容遠制曰方用兵處有不待次而擢者今衢不他虞揔無功越進超授群議謂何且揔去判官今詔書乃言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初無制授尤不見其可假今揔有可錄宜暴課最解中外之感會補闕王武陵等亦執事於昇詔中停帝召謂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邪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召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其風貞元十九年夏大早上疏言陛下齋居損膳具牲玉走群望而天意未答豈豐歉有定陰陽適然乎竊惟天人交感之際擊教令順民與否云云部錢非度支歲計太備緩急若取一百萬緡代京北一歲賦則京圻无流土振災為福又應省祭流移征防當還夫遠役作禁錮當釋夫釋負逋饋送當免免之沉滯鬱抑當伸伸之以順人奉天若是而神弗祐歲弗稔未之聞也先是為裴延齡李齊運流斥者雖十年弗內移故孟容因旱及之帝始不悅改太常少卿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自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貧富又錢八百萬二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許於朝憲宗詔以昱為車治一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旨當誅然百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強錢米皆輸官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累遷吏部侍郎益我武元德王孟容曰宰相曰侯

有一汲黯甚巨寢謀今朝廷無有也失而狂賊敢爾尚謂國有人乎願自天子起裴中丞輔政使主兵柄索賊黨罪人得矣後數日果相度佞以尚書左丞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拜東都留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曰憲子容方勁有禮學每所折衷咸得其正好提掖士天下清議上之弟李同始署西川韋臯府判官劉闢反弃妻子歸拜監察御史麻長安再遷京師中丞孟容為禮部侍郎徙李同京兆少尹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為郾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李同舉進士為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為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李同以元嫌徙少尹孟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白用嗚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終宜歛觀察使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進士第擢累監察御史元和初討劉闢傳事叢詔以中人為館驛使存誠以為害體其奏罷之轉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瓊林庫廩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羣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儋不平誣奏之儋被罰二數皆執不下憲宗悅遣使勞之拜御史中丞浮屠鑿虛者自貞元中開通賂遺倚官豎為姦會坐于頓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帝有詔釋之



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鑿虛卒抵死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御臺及按果無實未幾復為給事中會御史中丞關帝謂宰相曰持憲無易有誠者乃復命之會暴卒帝悼惜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子廷老

廷老字商叟及進士第謹正有父風寶曆中為右拾遺劾宗政日僻嘗與舒元稹李漢八閣論奏曰比除拜不由宰司擬進恐綱紀浸壞葢邪放肆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稹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稹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然見外禁軍材瓦絕多知有所營帝曰已諭時造清思院殿中用銅鑪三千薄金十萬餅故廷老等懇言之尋加史館脩撰鄭注用事鎮南節度使鄭權附之悉盜庫寶負輸注家為謝廷老表按權罪由是中人切齒又論李逢吉黨張權輿程普範不宜居諫爭官逢吉怒會拜老告滿百日出為臨晉令文宗立召為殿中侍御史李讓夷數薦之拜翰林學士日酣飲不持檢操帝不悅并讓夷罷之開成三年遷給事中在公卿間侃侃不干虛譽推為正人牛勳刑部侍郎子俱遜為進士擢累給

事老字商叟子紹緒乾寧中至禮部侍郎性輕率坐事貶後州刺史本漢守友道魏申公發之後趙郡所謂申公方者客居荊州始著山南東道學書記累遷濠州刺史初濠州兵謀殺其將楊騰騰在揚州因賊騰家而云劉劫遂至鶴諭利害眾釋鎧自歸觀察使旨限外浮歛遂不應人為度部郎中田衢州刺史以政最擢浙東觀察使當貞元初福建軍亂前觀察使奏益兵三千屯于境以折閩衝遂為長戍幾三十年遂署事即停其兵人為給事中故事天子以時日聽政對群臣遂奏陛下求治而有祈陳當不時上豈宜限以口如是畢歲得望天子者幾何憲宗悅從之遷戶部侍郎代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方討蔡析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以唐都隋三州授高霞寓得專政討而遂督翼復鄧均房五州賦饋之初襄陽兵肆霞寓者多逃還後霞寓戰賊不勝言為遂所捷帝欲按狀宰相請置不問下遷太子賓客中人誣之更貶恩王傳久乃歷京兆尹國子祭酒以檢校禮部尚書為忠武節度使時吳元濟始平治條疏類遂召會大眾申嚴約束明諭賞罰上下皆感思效遂安遂於為政抑彊植弱貧富均一所至有績可紀長慶初幽鎮繼亂遂首建誅討計不聽詔以丘萬人會行營即日道先諸軍至由是進檢校吏部尚書未幾徙節鳳翔過京師以疾求解為刑部尚書卒年六十三贈



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子方玄字景業第進裴誼奏署江西府判官有大獄論死者十餘囚方之刺審其冤悉平貸之累為池州刺史鉤檢戶籍所以差量賦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為此云然厥後弟建字約直與兄俱客荊州鄉人爭鬪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再憐其孝每字之曰倭子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意其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珣瑜曰臣為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亡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順宗立李師古以兵得甫州建作詔諭還之詞不假借王叔文欲更之建不可左除太子詹事改殿中侍御史以部郎中知制誥宰相有窺定臺詔者亟請解職除京兆少尹會遜被譏建申治之出為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卒贈工部尚書初建為學時家苦貧兄造知其賢為焚高俸成就之故遜建皆舉進士後雖通顯未嘗治垣屋以清儉稱建子訥字敦止及進士第遷累中書舍人為浙東觀察使性疏下遇士不以禮為下所逐貶朗州刺史召為河南尹時夕雨洛暴漲訥行水魏王堤懼漂汨疾馳去水遂大毀民慮訥者溥其材初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以廣第訥曰先人舊廬為權貴侵地邪凡三為華州刺史歷兵部子大傳卒遺命葬於八諸國海遊贈一詔聽

列傳第八十



孔穆崔新楊馬列傳第八十八

宋 祁 奉

唐書一百六十三

敕 撰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少力學隱徂來山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鏹躋民伍璘敗知名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為左衛兵曹參軍三遷庫部員外郎出為涇原行軍司馬累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晉王為為荆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擢給事中為河中陝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未幾兼御史大夫為魏博宣慰使巢父憐而才及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衆是時悅久不臣下皆厭亂雜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為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敵不推巢父曰若爾不蚤自歸乃一劇賊耳悅曰能為劇賊豈不能為功臣乎巢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悅謝焉數日田緒殺悅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巢父即以緒權知軍務紓其難李懷光據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衆忿曰大尉無官矣方宜詔乃謀而合害巢父并殺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悅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詔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卹之從子幾戡戡



戮字君嚴擢進士第鄭滑盧群碎為判官群卒擢摠留務監軍楊志謙雅自肆衆皆恐戮墜志謙至府與對榻卧起示不疑志謙嚴憚不敢動入為侍御史累擢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推酤為州縣弊憲宗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賅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推坐厚善彖為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接團上言承推有功不可棄戮得副章不肯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戮劾奏涉結正倖營因上聽有詔斥涉峽州司馬宦寵側目人為危之戮自以適所志軒軒其得俄兼太子侍讀以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賊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移從兄韜狀具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戮慷慨論正與少和殺易簡奪其三月俸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讓上急變捕位勿禁中戮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送御史臺戮與三司雜治無及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故出為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戮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二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崔諫死帝謂戮度日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往為朕求之度以戮對即拜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州

俸率二萬又時給皆取部中自衣命戮乃倍其溢約不得為貪暴稍以繩之南方鬻口為貨掠人為奴婢戮峻為之禁親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戮論以死由是閭里相約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可用用之真無生者女子為嫁遣之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宴所餉犀琲下及僕隸戮禁絕無所求索舊制海南死者官籍其貨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戮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為限悉推與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容桂二管利虜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戮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之家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楊旻皆無功憂死獨戮不邀一旦功之廣晏然大治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改右散騎常侍還為左丞以老乞雅善韓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戮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矣顧子言愈嗟嘆即上疏言臣與戮同在南省數與戮相見其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年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戮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為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仕今戮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



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卒年七十三贈  
 兵部尚書諡曰貞子尊孺溫裕仕為天平節度使遵孺子緯  
 緯字化文少孤依諸父多與有名者游才譽蚤成擢進士第東川崔慎由表  
 置幕府從崔鉉淮南復從慎由守河中再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薦以長安  
 尉直弘文館遷監察御史進禮部員外郎兼集賢直學士母喪解還為右司  
 員外郎趙隱言其才拜翰林學士俄知制誥頻遷戶部侍郎權要私謁至盈几不省  
 方雅疾惡若讎中外聞風未繩輒肅三遷吏部侍郎權要私謁至盈几不省  
 當路不悅改太常卿從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尚書判戶部蕭選雅不喜坐  
 度不給改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玖次陳含惟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拜緯  
 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群臣露次墊屋為盜剽脅衣囊略盡緯謂  
 相欲有所論違與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辭不見緯召御史曰吾等身披恩  
 誼不辭難今詔群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卹况於君乎且泣下  
 御史亦辭方寇敗丐衣食請辦一日費而行緯曰吾妻疾日暮盡文亦豈以  
 家事後國事乎公善自謀吾行矣往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群臣顧未  
 行僕大夫也不敢後願假兵護送天子所昌符具資裝送之既及行在緯策  
 致必反建言關邑院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陳倉而致兵至

言幾不脫進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平從帝還領諸道攝  
 運使累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啟運保乂功臣鐵券悉十死又賜天與良  
 田善和里第各一區兼京畿營田使昭宗即位進司空以大學焚殘乃兼國  
 子祭酒完治之加司徒封魯國公帝將郊見中尉樞密使索宰相朝服有司  
 白中人無衣冠助祭事中尉怒責禮官必得緯言中人不朝服國典也陛下  
 欲假借之則請以所兼官為之服諫官固執帝召謂曰方舉大禮為我容之  
 進兼太保時天武都頭李順節跡暴人也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臺史白  
 已謝當班見百官緯判止之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無班快快去他日見緯以  
 為言緯曰臣疑公見望也且百辟卿士天子廷臣班見宰相以宰相為之  
 公提天武健兒據堂受禮安平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節慙縮不敢言張  
 濬將伐太原帝不決以問縉緯助濬請既濬敗坐傳會出為荆南節度使俄  
 貶均州刺史二人皆密結朱全忠全忠為請詔聽所便乃屏居華陰李茂貞  
 入殺韋昭度帝惡大臣朋比與藩臣交更召緯入朝再擢吏部尚書以司空  
 門下侍郎復輔政使者勸力疾到京師見帝嗚咽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  
 乞歸田里帝動容詔使客司送緯至堂視事會天子出次石門從至沙城以病  
 還都家人乃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卒贈太尉



戲字勝始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樂死  
盧從史自別將代之留署掌書記從史稍得志益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  
欲久連兵以固其位戲始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始若受其言  
後倥傯不軌戲遂以疾歸洛陽未幾李吉甫鎮揚州表置幕府戲未應從史  
曰是欲舍我而從人邪即誣以事奏三上詔以衛尉丞分司東都自元後  
帥鎮劾奏僚佐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  
不知戲行用之矣未幾卒年五十七從史敗追贈司勳員外郎戲字方舉初  
父死難訃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戲擢明經書判高等為校書  
郎陽翟尉累遷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昭義判官後故嘗助盧從史為叛  
危者從史敗孟元陽代欲復用之戲移書昭義前繫致乃上列其狀帝怒流  
致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始未此以彭偃為中書舍人偃子克符得不  
死辟鄜坊府或薦其能召還京師戲謂京兆尹裴武曰此所下詔令皆偃為  
之悖逆子不鳥鼠獸伏乃干譽求進乎子蓋效李孫行父逐首僕以勉事君  
者武即逐出充符拜京兆少尹再遷為湖南觀察使召授右散騎常侍京兆  
尹歲旱文宗憂其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帝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  
尚書子溫業

溫業字遜志擢進士第大中時為東川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顧同曰  
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後為太子賓客

穆寧懷州河內人父元休有名開元間獻書天子擢溲師丞世以儒聞寧則  
正氣節自任以明經調鹽山尉安祿山反署劉道玄為景城守寧募兵斬之  
檄州縣并力捍賊史思明略境郡守召寧攝東光令禦之賊遣使誘寧寧斬  
以徇郡守恐怒賊令致死即奪其兵罷所攝始寧過平石見顏真卿嘗商賊  
必反及是聞真卿拒祿山即遺真卿書曰夫子為衛君乎真卿喜署寧河北  
採訪使寧以息屬其母弟曰苟不乏嗣足矣即遺真卿曰先人有嗣矣  
我可從之死既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宗行在  
問狀真卿對不用穆寧言故至此帝異之馳驛召寧將以諫議大夫任之會  
真卿以直忤旨寧亦罷上元初為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住埽橋李光弼  
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臣之  
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罪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眾數萬為天子討賊  
食乏則人散君聞原不救欲潰吾兵邪答曰命寧主糧者救也公可以檄取  
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  
不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累遷鄂岳沔團練及相肅鹽鐵轉運使



當是時河漕不通自漢河徑商山以入京師淮西節度使李忠臣不奉法設  
戍邏以征商賈又縱兵剽行人道路幾絕與寧文准為治憚寧文掠劫為衰  
漕賈得通坐杖死河州別駕與平集尉大曆初起為監察御史三遷檢校秘  
書少監兼和州刺史治有狀後刺史疾之以天寶舊版校見互妄劾寧多通  
亡貶泉州司戶參軍事子贊訴其枉二年始得通詔御史復相贊增戶數倍  
召入拜太子右諭德寧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執政者惡之雖直其誣猶  
置散位寧然不樂喟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又可以進乎遂移疾滿百日屢奏  
親友彊之輒復一朝德宗在奉天奔詣行在擢秘書少監改太子右庶子亦  
還京師乃曰可以行吾志矣即罷歸東都以秘書少監之任卒寧居家嚴事家  
姊恭甚嘗譏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入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  
而已苟枉其志三牲五鼎非吾養也疾病不嘗藥時稱多命四子贊質負嘗  
寧之老贊為御史中丞質右補闕負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直顯  
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贊字相明擢累侍御史分司東都陝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贊不及妾子妾訴  
之中丞盧侶欲重妾辜贊不聽侶與宰相竇參共誣贊文金捕送獄參賞上  
寃狀詔三司覆治無之猶出為柳州刺史參敗召為刑部郎中對延英殿柳

史中丞裴延齡判度支屬吏受賄曰獄欲曲貧之贊執不可延齡自稱文  
貶饒州別駕久之拜州刺史憲宗立進宣欵觀察使卒于官贈工部尚書  
質性彊直舉賢良方正條劄詳切頻擢至給事中政事得失未嘗不盡言元  
和時臨鐵轉運諸院擅繫囚笞嚴楚人多死質奏請與州縣吏參決自是不  
寃後論吐突承璀不安為將憲宗不悅改太子左庶子坐與楊憑善出為開  
州刺史卒

貞字與直工為文章杜亞留守東都署佐其府蚤卒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  
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為醜質美而多入為酥貞為醜質賞為乳腐云

崔邠字虓仁貝州武城人父無三世一舉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至德初以  
賦行在書宗異其文位吏部侍郎弟進士復擢賢良方正授渭南尉遷補  
闕上疏論裴延齡姦以饒亮知名田中書舍人再遷吏部侍郎性溫裕沈密  
行已又簡儉憲宗器之裴垵亦薦邠材可宰相會病遂不拜久乃為太常卿  
知吏部尚書銓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  
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以母憂解卒于喪年六十贈吏部尚書諡  
曰文簡弟豐郎部鄂  
邠字廣略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中進士第補集賢校書郎累



遷吏部員外郎下不敢欺每擬吏親挾格褻黜必當寒遠無留才三遷諫議大夫穆宗立荒于游畋內亂蕩昕曙不能朝國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目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惟悴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遷給事中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聞當請益高鉞造六夢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嚮儒意帝喜容謝成賜歸略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爲十篇上之以便觀省遷禮部侍郎止爲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吏奉助輸歲八十萬國曰吏不能賒私安暇卹民吾不能獨治安得自封即以府常費代之又詔賦粟輸太倉者歲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又輦而致之河鄆乃旁流爲大故受粟賈而注諸陂民悅忘輸之勞改鄂岳等州觀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盜賊頗行鄆修治鎧仗迭蒙衝駛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又觀察浙西遷檢校禮部尚書卒于官贈吏部尚書諡曰德節不藏皆有軼周給親舊爲治其俗喪居家怡然不訓子弟自化室處虛無無事無至霖淖則客若常候以就外位治虢以寬經月不咎一人及心鄂則嚴法峻誅一不食或問其所以

以土瘠而民勞五撫之不暇猶忍其以鄂土沃民衆雜以夷俗非用威以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焉五子瑤瑛瑾珮瑒瑤任禮部侍郎沂西鄂岳觀察使瑾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珮但公達官

金吾衛大將軍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旬卒訓亂約死於難世謂約之亡崔氏積善報也贈禮部尚書

鄆及進士第補渭南尉累除刑部郎中出刺杜元穎西川節度府召入爲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再遷吏部侍郎由官欽觀察使入爲太常卿文宗末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侍郎

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卒子軍軍氏四世總麻同舉兄弟六人至二品亦鄆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官與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嘆曰鄆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言兆民即其里爲德星社云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其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補校書郎問一年再登其科授渭南尉歲歉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豐乃復或問之答曰四方病飢獨飽乎累遷開州刺史地接

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邪何



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為判官尤相引重召為吏部郎中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大醫箴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決肌膚於外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端繁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美氣蒙晦之謂也厚矣橫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吒傷氣不卷其外前脩所忌人乘氣嗜慾以萌氣雖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實誘情醫之上才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 九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醫敢告諸御天子高其才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爰朕深者當置之坐隅踰月拜御史中丞公綽本與裴相善李吉甫復當國出為湖南觀察使以也卑濕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不得後徙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即請自行許之引兵度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豈非兵事邪若禿戎容則兩郡守耳何所統壹哉以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畧職以兵生從事聽曰唯命即以都知兵馬使中軍

光祿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焉戒諸戎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用畏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教蕩者沈之江軍中感服曰中丞為我知家事故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元和十一年為李道古代還除給事中李師道平遣宣諭鄆州復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使帝乃解以母喪去官服除為刑部侍郎領監獄轉運使轉兵部兼御史大夫長慶元年復為京兆尹時 用兵補置諸將使駙係道公綽奏曰比館遞置之驛置多闕敕使不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始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得行罪宦官共怨疾之改吏部侍郎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官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卧令子姓傳言弘懼挾扶以出改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俄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其廐馬害圍



人公綽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寶曆元年就遷校左  
僕射牛僧孺罷政事為武昌節度使公綽具軍容伏諫左右諫止之答曰苟  
章始去台宰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有道士獻丹藥問所從來曰自  
門時朱克融方叛遽曰惜哉藥自賊壻來雖驗何益即棄藥而逐道士入為  
刑部尚書俄拜邠寧節度使先時神策諸鎮列屯部中不聽本道節制故虜  
得窺問公綽論所宜因詔屯營緩急悉受節度復為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  
鞭婦至死者所欲殺之公綽曰尊歐卑非闕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  
遂減論八和四年為河東節度使歲惡樽節用度輟宴飲食衣與士卒鈞北  
虜遣梅福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厚勞以防襲奪至太原公  
綽獨使牙將軍騎勞問待以至意關牙門令譯官引謁宴不加常暢德之出  
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陜北有沙陘部勇武喜鬪為九姓六州所畏公綽召  
其酋朱邪執宜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留屯塞上其妻母來太原者令夫人  
飲食問遺之沙陘感恩故悉力保鄣以病乞代授兵部尚書不任朝請忽願  
左右召故吏韋長衆謂屬諉以家事及長至乃曰為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  
聽親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瞋目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保  
謚曰元公綽居喪毀慕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謹甚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

外兄薛昌早卒為育其女嫁之嘗曰吾莅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  
昌乎與錢徽蔣又杜元穎薛存誠善取士如許康佐鄭朗盧簡辭崔貞復  
孜李拭韋長皆知名顯貴云子仲郢字諭蒙母韓即手女也善訓子故仲郢  
幼嗜學嘗和紙膽丸使夜咀嚙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為韓愈  
咨賞元和末及進士第為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  
非積習各教文及此邪入為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有禁子誣里人斫父墓柏  
射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不省仲郢監獄執曰  
賊不死是亂典刑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京兆杖之不監朝廷  
嘉其守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時詔減官冗長者仲郢條簡浹口損千二百  
五十自議者厭伏遷左諫議大夫武宗延方士築望仙臺累諫諄切帝遣中  
人愧諭御史崔元藻以覆按吳湘獄得罪仲郢切諫宰相李德裕不為嫌奏  
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  
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會廢浮屠法盡壞銅象為錢仲郢為鑄  
錢使吏請以字識錢者不答既淮南鑄會昌字久之僧反取為鍾鉞云中書  
舍人統干衆訴鑄錢虧其母認為禁軍校仲郢不待奏即捕取之死杖下  
宦官以為言改右散騎常侍知吏部銓德裕頗抑進士科仲郢無所徇是時



以進士選無受惡官者又當詞者持闕簿令自閱即擬唱吏無能為致宜宗  
初德裕罷政事坐所厚善出為冀州刺史周墀鎮滑而鄭為屬郡高其績及  
入相薦授河南尹召拜戶部侍郎墀罷它宰相惡仲郢左遷秘書監數月復  
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歷郡邑之治  
本惠養烏可類乎翟劭南東川節度使大吏違章簡挾勢肆貪前帥不能制  
仲郢因事殺之官下肅然居五年召為吏部侍郎俄改兵部領監鐵轉軍使  
有劉習者以藥術進詔署監官仲郢以為醫有本色官若委錢穀名分不正  
帝悟乃賜緡遣還大中十二年辭疾以刑部尚書罷使轉戶部封河東縣男  
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南鄭令權弁以罪仲郢杖之一死貶雷州刺史頃之  
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為饒州刺史以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會盜  
發父墓真官歸華原徙華州刺史不拜咸通五年為天平節度使初仲郢為  
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卒  
於鎮仲郢方嚴尚氣義事親甚謹李德裕貶死家無祿不自振及領監鐵遂  
取其兄子從質為准官知蘇州院宰相令狐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綯綯感  
悟從之每私居內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更九鎮止為京兆再為河南  
皆不奉珍不度浮屠急於撫貧吏濟卑弱每旱濟必貸價蠲負里無逋家不

一曰孤女不能自歸者斥原為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弟其迹略相回家  
有書萬卷所藏必二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  
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入類所鈔它書凡三十  
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眾皆楷小精直無行字子璞珪璧珙  
璞字韜玉學不營仕著春秋三氏異同義又述天祚長曆斷自漢武帝紀元  
為編年以六政大祥異侵叛戰伐隨著之閏位者附見其左常調杜征南春  
秋後序述紀甲曆為得實自餘史家皆差將係以為然終著作郎  
珪字交立大中中與璧繼擢進士皆秀整而文杜商隱稱之杜崇鎮西  
川表在幕府久乃至會崇從淮南歸其積俸珪不納崇舉故事為言卒辭之  
以藍田為直弘文館遷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鄭喬綽調珪不能事父封還  
其詔仲郢詎其子冒處諫職為不可謂不孝則誣請勒就養詔可始公綽治  
家培韓滉及珪被廢士人愧悵終衛尉少卿

璧字賓玉馬植鎮汴州辟管書記又從李璘桂州規止其不法璘不聽乃拂  
衣去未幾軍亂擢右補闕再轉屯田員外郎僖宗幸蜀授翰林學士累遷右  
諫議大夫

珙以明經補秘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轉左補闕高湜再鎮昭義皆表為副



權刑部員外郎是貶高要尉此三疏申理是後得蒙嗟歎以為其言雖自辨不加也出為嶺南節度副使解中孺熟既食乃納直於官黃巢陷交廣逃還除起居郎巢入京師奔行在再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脩國史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昭宗欲尚以相中官請此煩碎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光化初帝自華遠詔使官爵此其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它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執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子半指笑所以脩己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夫士君子生於世已而能而望人用已無善而望它人愛猶與夫凶莽種之而怨不潤雖欲弗毀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節為基恭默為本畏怯為務勤儉為法肥家以忍順身忘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蒞官則其已有事而後可以言家去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沾名憂與禍不階繁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子弟者在門賀者在階言憂則恐懼思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子弟者在階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明著且歎在處心行事而已且國里崔山南瑄子孫之或仕族罕比山南曾作孫夫人年高患瘧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節縱并拜階下并堂乳

伯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董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不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眾盛實為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為婿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為衣食資願下髮為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美令勢利之徒捨信信如返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在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連客不二羹蔬又食葡萄瓠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二工貨銀直七十萬錢以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叙直共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叙為馮球外郎妻首飾謂曰為郎更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為賈相國諫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展謂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器出曰公恐為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為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玩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家患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善客于牆廡間而不知欲始終置賈其得手舒相國元興與李繁有隙為御史鞠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



不思視履考祥事歟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辯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其構之重屬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其大槩如此

公權字誠縣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鎮夏州表為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周筆法對曰心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公綽嘗寓書宰相李宗閔曰家弟本志儒學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從散秩乃改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召對子亭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伯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并賦復無停息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言常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美文帝恭愍口舉決曰此三翰矣學士皆

智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嘗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濟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為懼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下遷仍為學士知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召問得失因言郭收領邠寧而議者頗有減否帝曰收尚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官無玷郵自大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答曰敗誠勲舊狀目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然承太后恩獻哉公權曰疑嫌間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官自南內送女還收家其忠益多類此遷學士承旨武宗立罷散騎常侍宰相崔珙引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李德裕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封河東公公復為尚待進至太子少師大中十二年天子元會公權稍耄忘先群臣稱賀占奏忽謬御史劾之奪一季俸議者恨其不歸事咸通初乃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公權博貫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十百言通音律而不喜奏樂口聞之令人驕怠其書法結體勁媚自一家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為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



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奇秘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  
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  
購柳書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為得意凡公  
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孟孟一筒勝識如故而器皆亡  
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唯研筆圖籍自鑄秘之  
子華公綽諸父也始辟嚴武劔南府累遷池州刺史代宗將幸華清宮先命  
宗嘗欲以子華為京兆少尹尹惡其劔方沮解之遂為昭應令檢校金部郎  
中脩宮便設棘圍於市徇邑中曰民有得華清宮瓦石材用換園中踰三日  
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債矣管辦略足宰相元載不以奴主務自稱郎  
將怙勢縱暴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劾發宿罪杖殺之一邑  
震伏載不敢怨遣吏厚謝預知其終自為墓銘子公器公度善攝生年  
八十餘有彊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煖冷物熟主物不以元氣佐  
喜怒耳位光祿少卿公器生遵遵生際別有傳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安祿山之亂於陵  
始六歲間闖至江左逮長有奇志十八擢進士調句容王簿節度使韓滉剛  
賢少言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是佳婿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辟鄂岳江

下使所居宰相領財賦權震中於陵隨府避親不肯調退廬建詩以  
文書自娛樂滉卒乃入為都部員外郎以吏部判南曹選者恃與宰相親文  
書不如式於陵駭其違宰相怒以南曹郎出使弔宣武軍未幾遷右司郎中  
換吏部出為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留拜中書舍人時京兆李實恃恩暴  
橫於陵與所善許孟容不雜附為所譖短徙秘書少監帝崩宣遺詔於太原  
幽州節府獻遺無所納拜並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越人飢請出米三十萬  
石於陵贖貧民政聲流聞入為京兆尹先是編民多鼠北軍籍中倚以橫閭里  
於陵請限丁制減三丁者不得著籍姦人無所影師豪石大震遷戶部  
侍郎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方正對策於陵被召程其文居第一宰相惡  
其言出為嶺南節度使辟韋詞李翱等在幕府咨訪得失教民陶瓦易蒲屋  
以絕火患監軍許遂振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不敢撓以私則為飛語聞京師  
憲宗不能無惑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台吏剔抉其賊吏呼曰楊公尚拒他  
方賂遺肯私官錢宰相裴均亦為帝別白言之乃授吏部侍郎而遂振終  
得罪初吏部程判別詔百舉考齊抗當國罷之至是尚書鄭餘慶移疾乃循  
舊制於陵建言作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員有司計負為留遣之格事不相  
謀莫如勿置於是詔三考官止較科目選至常調悉還吏部又請修甲曆



南曹置別簿相檢實支不能為姦始奏選者納直給符告居四年凡調三千  
員時謂為遠以兵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王師討淮西於陵用所親為供軍  
使主唐鄧而高霞寓騰深度支以餉道乏及戰敗詔責之指以為言帝怒貶  
於陵郴州刺史徙原主傳復以戶部侍郎知吏部選李師道平詔宣慰淄青  
朝廷始議分其地而劉悟節度支滑州未出鄆於陵趣使上道還奏帝悅其能  
會浙西觀察使李儵死皇甫湊素忌於陵薦以代儵帝不之可穆宗立遷  
戶部尚書為東都留守數上疏乞身不許授太子少傅封弘農郡公俄以  
尚書左僕射致仕詔賜實俸諱不受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明  
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大和四年卒年八十八冊贈司空謚曰貞  
孝四子景復仕至同州刺史紹復中書舍人師復大理卿中子嗣復位宰相  
自有傳

馬摠字會元系出扶風少孤窶不志交游貞元中辟署滑州姚南仲幕府監  
軍薛盈珍誣南仲不法摠坐貶泉州別駕盈珍入用事福建觀察使柳冕希  
旨欲誅之會刺史穆替保護乃免徙恩王傳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  
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獫夷安之建二祠柱於漢故處劉著  
史德以明伏波之裔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十二年兼御史大

夫前裴度宣慰淮西吳元濟禽為章義節度留後蔡人習偽惡相掉訐廣戾  
有夷貊風摠為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其俗一變始奏改彰義為淮西尋  
擢拜淮西節度使徙忠武改華州防禦鎮國軍使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為  
一道除摠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摠還  
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摠復詔還鎮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入  
為戶部尚書摠篤學雖吏事空惚書不去前論著頗多又贈右僕射謚曰懿  
贊曰巢父恃正義觸群不肖謀不以權遂喪其身寧邠皆所謂邦之司直者  
後世卒蕃衍公綽仁而勇於陵方重摠沈懿皆有火臣風才堪宰相而用不  
至果時有不幸邪穆崔柳代為孝友聞家君子之澤遠哉